

波蘭的國族打造

謝國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

摘要

當代波蘭是一個族群同質性極高的國家，然而其國族打造，深受其歷史經驗、地緣政治以及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影響，本文從幾個面向來探討波蘭國族打造的議題。本文首先分析了「誰是波蘭人？」，在波蘭立陶宛聯邦時期，貴族身份是界定波蘭性的重要指標，十九世紀亡國時期則轉向以語言、宗教和文化來定義波蘭人，而當代波蘭則面臨族群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的選擇。接著，本文探討了波蘭國族打造過程中，如何平衡歷史光榮與現狀維持，並透過與周邊國家和解，積極加入歐盟和北約。文章進一步分析了波蘭身處東西歐邊界地帶的特殊身份，以及波蘭人對自身文化歸屬的認知。最後，本文探討了波蘭的涉外關係，特別是與德國和解和對歐盟的態度。總之，當代波蘭的國族打造是平衡歷史經驗、地緣政治和周邊國家關係的結果，波蘭選擇接受現狀，努力成為民主民族國家並融入歐洲，但同時也面臨著歷史記憶、鄰國關係和歐洲一體化定位等挑戰。

關鍵詞：波蘭、國族打造、民族主義、歐洲一體化

壹、當代波蘭的族群組成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資料 (CIA, 2024a)，2024 年波蘭總人口約 3,874 萬人。其中波蘭族 (Polish¹) 高達 96.9%，最大少數族群為分布在波蘭南部的西利西亞人 (Silesian)，佔總人口約 1.1%，另外有德裔 (German) (0.2%)、烏克蘭裔 (Ukrainian²) (0.1%)，以及合計約 1.7% 的其他族群。在語言方面，98.2% 的人以波蘭語為母語，而宗教方面也有高達 84.6% 的人為天主教徒。從族群、語言、宗教等方面來檢視，波蘭毫無疑問就是一個以波蘭族為主體，講波蘭語並信奉天主教的國家。與其他歐洲國家相較，波蘭堪稱是族群同質性最高的國家³，也幾乎可視為理論上的單一族群國家⁴。

¹ Polish 一詞有名詞與形容詞兩種詞性，可以翻譯成「波蘭語」或「波蘭的」，若是名詞通常是指涉國籍上的波蘭人。然而此處引文翻譯成「波蘭族」的原因是，在 CIA 詞條裡放在「族群」(ethnic groups) 類別，並標示「Polish 96.9%」。因此，據此情境將之翻譯成「波蘭族」。其實，本文也在後續內容裡使用另一個詞 Poles，可以翻譯成「波蘭人」或「波蘭族」，在 CIA 的詞條裡將之置於「國籍」(nationality) 類別，然而在其他文獻裡 Poles 則多指涉民族類別，排除具備波蘭籍的非波蘭族公民，並包含不具波蘭國籍的波蘭族人 (例如 Dabrowski, 2014)。綜言之，本文會把 Polish 視為國籍上的波蘭人，而 Poles 則指涉族群/民族上的波蘭族，然而若涉及文獻上的翻譯，則依據情境作適當之調整。

² 根據 CIA 詞條，在「族群」(ethnic groups) 類別使用 German 與 Ukrainian，其意義顯然是指族群上而非國籍上的德國人或烏克蘭人。為了避免混淆，此處將之翻譯成「德國裔」或「烏克蘭裔」。然而，當行文較無疑義時，本文還是會視情境交互使用「族」、「裔」、「人」等詞彙來指涉不同族群的人。

³ 政治學者李帕特 (Lijphart, 1993) 於 1980 年代曾經做過 21 個持久性民主國家的比較研究，除了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以色列、日本之外，其餘皆屬歐洲國家。李帕特依照社會同質性的高低來將國家進行分類，認為同質性高的國家比較適合採行多數決民主 (majoritarian model)，而社會異質性較高的國家則適合採行共識民主 (consensus model)。其中瑞士、比利時、荷蘭被歸為多元分歧的國家，芬蘭、法國、德國等則被歸類為準多元分歧的國家，而丹麥、冰島、挪威、瑞典、愛爾蘭、英國等國則被歸類為非多元分歧的國家。非分歧國家意味著在宗教、語言上有很高的同質性。為了比較各國情形，作者檢索了美國中央情報局 The World Factbook 網站資料，在李帕特所分類的非多元分歧國家裡，各國主要族群比例 (見括號內容) 分別是：丹麥 (Danish 84.5%)、冰島 (Icelandic 78.7%)、挪威 (Norwegian 81.5%)、瑞典 (Swedish 79.6%)、愛爾蘭 (Irish 76.6%)、英國 (white 87.2%)。至於波蘭的鄰國主要族群組成情形分別是：德國 (German 85.4%)、立陶宛 (Lithuanian 84.6%)、白俄羅斯 (Belarusian 83.7%)、烏克蘭 (Ukrainian 77.8%)、斯洛伐克 (Slovak 83.8%)、捷克 (Czech 57.3%)。除了波蘭之外，葡萄牙也是歐洲族群同質性頗高的國家，葡萄牙族人 (Portuguese) 數高達 95%，但仍低於波蘭的比例 (CIA, 2024b)。

⁴ 在人口流動頻繁的全球化時代，多數國家的人口組成都具備多族群型態。然而，每個國家的族群人口組成狀況迥異，從優勢與少數族群的觀點來看，有些國家的多數族群佔有壓倒性的多數，堪稱理論上的單一族群國家，例如日本大和民族占比達 98.5%，即使有少數

從波蘭的高度族群同質性來看，當代波蘭並沒有明顯的族群政治議題。不過，即使如此，波蘭仍於 1997 年憲法明白宣示對少數族群的保護，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1997*）第 35 條規定：

波蘭共和國保證少數民族或少數族群⁵的波蘭公民享有保持和發展其自身語言、保持風俗和傳統以及發展其自身文化的自由。「少數民族及少數族群有權建立教育機關、文化機關和旨在保護宗教認同的機構，並有權參與解決關係其文化認同的事務。

此外，波蘭於 2004 年成為歐盟成員國，並於 2009 年批准歐盟的『歐洲區域或少數族群語言憲章』（*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1992*）⁶。根據此憲章第 3 條第 1 款聲明，在憲章的意義內，波

族群的存在，也被普遍視為單一族群國家（Lie, 2006: 117）。同理可證，波蘭的波蘭族高達 96.9%，甚至以母語使用者來分類更高達 98.2%（CIA, 2024a），幾乎等同於單一族群國家。

⁵ 在波蘭憲法裡，其英文版原文為：「The Republic of Poland shall ensure Polish citize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nic minorities the freedom to maintain and develop their own language, to maintain customs and traditions, and to develop their own culture」。波蘭憲法特別區分「少數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與「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ies）的差異。在學術上，族群（ethnicity）、民族（nation）、種族（race）皆屬不同的概念，但也都存有相似之處。基本上，種族指涉外顯的生理特徵，例如膚色或五官特徵等；而族群則指涉文化特徵，例如語言或宗教差異等。至於民族則具有政治與情感意涵，與國家的建構有關，成分可包含種族與族群類別（謝國斌，2013）。在歐洲的情境裡，族群是一個比較大的概念，可以指涉種族、民族上的差異，而民族則是一個較狹隘的概念。一國境內的「少數族群」泛指在文化上與主流族群不一樣的群體，到了他國可能還是少數族群，因為他們並沒有自己的國家，例如吉普賽人。然而，一國之內的少數族群若有境外的母國，也就是說該族群在一國境內是少數族群，但換到他國情境則變成他國的主流族群，此時則成為歐洲情境裡的「少數民族」。例如，波蘭境內的烏克蘭裔為波蘭的少數族群/民族，然而在烏克蘭則是烏克蘭的主流族群。因此，在波蘭的『憲法』裡以及往後所提及的『歐洲區域或少數族群語言憲章』，「少數民族」與「少數族群」乃依此定義來做區分。除了這兩個法律上的用詞之外，本文行文將以少數族群或族群來通稱。

⁶ 『歐洲區域或少數族群語言憲章』（歐洲條約系列第 148 號）是一份旨在保護和促進歐洲區域或少數族群語言的國際條約，由歐洲理事會會員國於 1992 年 11 月 5 日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簽署。該憲章包含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憲章的目標和原則，強調了區域或少數族群語言作為文化財富的價值，並認可個人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使用這些語言的權利。第二部分詳細說明了各締約國對區域或少數族群語言的承諾，涵蓋教育、司法、行政、媒體、文化和經濟社會生活等方面。第三部分規定了憲章的執行方式，包括

蘭羅列出 15 種受憲章保護的少數族群語言 (minorities languages)，包括：白俄羅斯語、捷克語、希伯來語、意第緒語、卡拉伊姆語 (Karaim)、卡舒比語 (Kashub)、立陶宛語、萊姆科語 (Lemko)、德語、亞美尼亞語、羅姆語 (Romani)、俄語、斯洛伐克語、韃靼語 (Tatar) 和烏克蘭語。在這些受保護的少數語言裡，根據憲章定義⁷，又可分類為四類。(1) 區域語言 (regional languages)：有卡舒比語，分布在波蘭北部。(2) 少數民族語言 (national minorities languages)：包括白俄羅斯語、捷克語、希伯來語、意第緒語、立陶宛語、德語、亞美尼亞語、俄語、斯洛伐克語和烏克蘭語。(3) 少數族群語言 (ethnic minorities languages)：包括卡拉伊姆語、萊姆科語、羅姆語和韃靼語。(4) 非地域性語言 (non-territorial languages)：包括希伯來語、意第緒語、卡拉伊姆語、亞美尼亞語和羅姆語 (Treaty Office, n.d.)。

貳、波蘭的族群歷史：誰是波蘭人？

當代波蘭的高度族群同質性是二次大戰期間種族清洗以及戰後國界重劃之後的結果。從歷史觀之，舊時的波蘭無論在領土分布與人口組成與今日波蘭大異其趣，甚至在整個 19 世紀世界上並無波蘭這個國家，波蘭直接消失在世界地圖上。因此，「波蘭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 (What Poland?)」、「波蘭人是誰 (What Poles?)」不但是歷史學家眼中之謎，更是當代波蘭國

定期報告、專家委員會的審查和申訴程序等。憲章旨在透過協調各國的努力，建立一個尊重語言多樣性和文化多元的歐洲社會。

⁷ 『歐洲區域或少數族群語言憲章』第 1 條明白定義：a. 「區域或少數族群語言指的是：i. 傳統上由該國國民在該國特定領土內使用，這些國民形成的群體在數量上少於該國其他人口；並且 ii. 與該國的官方語言不同；它不包括該國官方語言的方言或移民的語言。」 b. 「“使用區域或少數族群語言的地區”是指該語言作為一定數量的人表達方式的地理區域，這些人數量足以證明採取本憲章所規定的各種保護和促進措施的合理性；」 c. 「“非地域性語言”是指由該國國民使用的語言，這些語言與該國其他人口使用的語言不同，但雖然傳統上在該國領土內使用，但非在特定區域內。」而前述分布在波蘭南部的西利西亞語並不在列表內，近來雖然波蘭國會已經認定其為地方語言，但被總統否決 (Tilles, 2024)，因此截至目前該語言仍被視為波蘭語的方言，因此不被納入列表。

族打造⁸辯論的重點 (Dabrowski, 2014)。

波蘭從西元 10 世紀開始出現在歐洲歷史的舞台，由皮雅斯特王朝 (Piast Dynasty, 960-1385) 建立第一個政體，也成為歐洲的一員。之後的波蘭領土往東、往南拓展，乃至於後來與立陶宛結盟，形成蓋隆雅王朝 (Jagellonian dynasty, 1386-1572)⁹。波蘭—立陶宛間的結盟¹⁰從原先的人治聯姻 (personal union)，後來於 1569 年透過『盧布林條約』 (Treaty of Lublin) 的簽訂，兩者正式結合成立波蘭—立陶宛聯邦 (Poland-Lithuania Commonwealth, 1569-1795，以下簡稱波立聯邦)，國勢強盛一度躍升為歐洲強權，甚至因地緣政治而成為歐洲的核心 (Dabrowski, 2014)。

然而，波立聯邦逐漸衰弱，終究於 1795 年慘遭普魯士、奧地利、俄羅斯等三國瓜分，消失在歐洲的地圖上超過一百年，直到一次大戰結束後於 1918 年復國，建立了波蘭第二共和 (1918-1939)。但旋即又在二次大戰期間遭逢希特勒與史達林的瓜分而再度短暫亡國 (1939-1945)，到了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才再次復國，在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的討價還價，波蘭喪失東部

⁸ 「國族打造」翻譯自英文的 nation-building 一詞，也可以翻譯成「民族打造」、「民族塑造」。國族打造與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有相似之處，都是在塑造一國人民之共同情感，以尋求國家/民族的凝聚團結。雖然「國族」與「民族」有高度相似之處，英文也都以 nation 為之。然而英文的 nation 在中文除了是「民族」之外，也可以翻譯成「國家」，因此在語言的轉換之際，吾人認為「國族」與「民族」仍有區別之必要。「國族」具備略大的格局，目的在形塑國家認同與團結，具備跨族群/民族的概念；而「民族」與「民族主義」則略為偏狹，常侷限在特定民族。然而，此等細微之差異恐不易三言兩語道盡，讀者若仍覺得有疑問無妨將之視為非常接近的同義詞來理解，不必太拘泥於細節。就作者行文而言，仍會視最佳情境使用較適合的詞彙。

⁹ 此王朝於 1364 年創立於克拉科夫的蓋隆雅大學 (Jagiellonian University)，是波蘭第一所大學，創立時間比日耳曼人第一所大學維也納大學 (創立於 1365 年) 還早一年，成為西斯拉夫民族的驕傲，而著名天文學家哥白尼即是出身於這所大學 (洪茂雄, 2022: 38)。

¹⁰ 立陶宛與波蘭的結盟有其歷史因素，主要與東羅馬帝國衰亡後政治和宗教權力由俄羅斯接手有關。15 世紀的立陶宛統治範圍涵蓋大量東正教徒和舊基輔羅斯領域，立陶宛甚至被視為「羅斯人的王國」。不過，隨著 1453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東羅馬帝國滅亡，莫斯科大公國乘勢接收了東羅馬帝國的權力真空，包含政治與宗教層面，儼然成為東正教新中心和第三羅馬，並且宣稱自己才是基輔羅斯的繼承者。此舉與立陶宛的統治合法性產生衝突，迫使立陶宛必須更緊密地與波蘭結盟，以便能和崛起的俄羅斯抗衡，即使許多立陶宛貴族在血緣、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雖與波蘭貴族不同 (Snyder, 2023: 24)。

大片領土與人口，失土成為戰勝國蘇聯的一部分（領土分布在今日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境內），並從戰敗的德國中獲得部分土地與人口的補償，型塑出當代波蘭的樣貌。冷戰時期的波蘭成為蘇聯共黨陣營的一員，最後於 1989 年趁著民主化的浪潮與蘇聯的衰弱，轉型為民主國家，建立波蘭第三共和，並重新定位與蘇聯（後來的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關係（Fedorowicz, 2008; Snyder, 2023）。

從歷史來看，歷史上的波蘭無論在領土與人口組成上都處於變動的狀態，歷史學家 Dabrowski（2014: preface）直言：「波蘭沒有任何一塊領土自古以來就一直是該國的一部分，而誰是波蘭人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概念。」

（Not only—amazingly—is there no single piece of territory that has been part of a Polish state through-out the country's entire history. The very definition of who is a Pole has not been constant either.）換言之，今日波蘭的領土與人口樣貌與過去差異甚大。如前所述，當代波蘭人口有 96.9% 的波蘭族，98.2% 的人以波蘭語為母語，84.6% 的人為天主教徒（CIA, 2024a），然而在 1493 年的波蘭—立陶宛聯盟時期，當時估計總人口約 750 萬人，其中有波蘭人（Poles）有 325 萬人（佔總人口 43.3%），盧塞尼亞人¹¹（Ruthenians）有 375 萬人，以及 50 萬的立陶宛人（Lithuanians）（Pogonowski, 1987）。在波立聯邦時期，當時的族群組成除了波蘭人之外，也包含了立陶宛人、日耳曼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猶太人、韃靼人等，在宗教上更兼融了天主教、東正教、猶太教等（Dabrowski, 2014; Snyder, 2023）。

若論及民族屬性之波蘭性（Polishness），波蘭的國族建構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定義（Zubrzycki, 2002: 289），今日人們會以語言、宗教、文化等層面來定義，然而在波立聯邦時期「貴族地位」更是界定是否具備波蘭公民身分的指標，到了 18 世紀整個波蘭民族基本上由貴族建構，至於廣大的農民則被排除在波蘭性之外（Dabrowski, 2014; Zubrzycki, 2002; Gospodarczyk, 2024）。傳統的波蘭歷史敘事主要圍繞著貴族和知識分子，而農民則在文化和政治權力等方面都被邊緣化，被視為缺乏文化和政治意識。整體而言，波

¹¹ 泛指今日的東斯拉夫民族，包含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盧森尼亞人（Rusyns）等。

蘭歷史上的農民是被遺忘的，原因包括語言上的貶抑、貴族中心主義的歷史觀，以及貴族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主導地位等（Gospodarczyk, 2024）。

1795 年波蘭亡國之後的一百多年，世界上不存在國籍上的波蘭人，僅剩族群上的波蘭人。這一百多年的亡國恨，讓當時的波蘭民族運動領袖與知識分子重新定義誰是波蘭人，波蘭民族逐漸沿著文化與宗教的類別建構，慢慢族群化，血緣、語言和宗教取代貴族身分，成為界定波蘭人的最重要指標（Zubrzycki, 2002）。例如，波蘭人引以為傲的民族英雄蕭邦（Fryderyk Franciszek Chopin, 1810-1849）與居禮夫人（Maria Skłodowska-Curie, 1867-1934），他們雖然都在波蘭故土出生，但是當時的波蘭已經亡國，兩者的故鄉都屬俄羅斯的統治範圍，之後兩者也都離開故鄉移民法國（Tapon, 2022）。另外，率領波蘭於 1918 年復國並建立第二共和的畢蘇斯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 1867-1935），他被尊稱為現代波蘭的國父，然而他的出生地卻在今日立陶宛的扎拉瓦斯（Zalavas），雖然此地曾屬波立聯邦領土，但畢蘇斯基出生之時當地已經淪為俄羅斯的統治區域，而 1918 年復國時也未能將此處納入版圖，為當時立陶宛國的領土，而今日持續為立陶宛的一部分（Zimmerman, 2023）。

如前所述，今日波蘭高度族群同質性是二次大戰期間與之後的產物。在波蘭第二共和時期，波蘭領土面積達 389,720 平方公里，比今日波蘭的 312,696 平方公里多出 77,024 平方公里，足足超過兩個台灣面積的大小。在人口組成方面，1931 年的波蘭總人口已超過 3 千萬，其中波蘭人僅有 68.9%，其餘三分之一人口為少數族群，包含：烏克蘭人（占 13.9%），猶太人（占 8.7%），白俄羅斯人（占 3.1%），日耳曼人（占 2.3%），另外還有立陶宛人、俄羅斯人、捷克人等（Kershaw, 2023）。二次大戰德國納粹入侵期間，殘酷的種族清洗劇烈地改變了波蘭的人口結構，納粹除了屠殺大量的猶太人之外（此舉導致後來波蘭的猶太人銳減），對於波蘭人與羅姆人（吉普賽人）以及其他斯拉夫民族也痛下殺手，據統計德軍至少謀殺 1,500 萬人（Keegan, 2006）。二戰結束之後，重生的波蘭領土被大幅重劃，東邊喪失了大量的領土歸給蘇聯，其中包含大量的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與立陶宛人，在當時成為蘇聯的國民，而今日則各自成為各獨立國家的人。領土與人口大幅縮水

的波蘭從戰敗國德國獲得部分領土的補償，而擔心遭受波蘭報復的德國人不得不逃回德國，時至今日德裔人口僅剩下 0.2% (Dabrowski, 2014; Tapon, 2022; Snyder, 2023)。

參、波蘭的國族打造：恢復歷史光榮還是維持現狀？

國族打造是國家的自我定位，告訴國人也告訴他者「我們是誰」或者「我們不是誰」。宗教和語言是民族國家發展史上最最重要的兩個指標，透過語言和宗教的差異來凝聚內部以及區辨「他者」。若是後殖民國家或是曾經論為強權附庸者，透過「解殖」(decolonize) 也可區辨「我是誰」或「我不是誰」。此外，對於具備悠久歷史的國家而言，若能從文化與遠古歷史汲取養分，其成效會更顯著，可以建構「我們是誰的繼承人」(謝國斌，2024)。

波蘭有悠久的歷史，有輝煌的時刻，也有慘澹的一頁，學者喻之為「譜寫悲壯樂章的民族」(洪茂雄，2022)。在歷史光榮面上，波立聯邦時期的波蘭曾經是當時歐洲的強權國家之一，領土廣袤、人口眾多，在地理位置上有成為歐洲中原地區的雄心壯志 (Dabrowski, 2014)。然而，成也地理位置敗也地理位置，廣闊的平原，左鄰德國右通俄羅斯，逐漸衰弱之後的波蘭遭受左右強鄰的夾擊，數度遭到瓜分，甚至面臨亡國的命運。1918 年一次大戰之後有幸復國，但二戰期間再度淪亡。二戰後雖然再度復國，但領土大小僅剩戰前的八成左右，而政治上又淪為蘇聯的附庸，失去主權國家的自主性。

觀諸歷史，多數國家都曾經歷過領土的變化，無論是擴張或是縮減，都可以成為動員民族主義的精神力量。緬懷光榮的歷史或記取歷史的卑屈有助於凝聚內部團結，也可以提升民族自信心，對於小國而言其實無傷大雅，例如當代的柬埔寨無論在國旗或國歌都有緬懷高棉帝國的情結 (謝國斌，2023)。然而，若是當代大國，例如俄羅斯、中國等，則會令周邊國家感到不安，尤其宣稱某地自古以來即是自己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時，可說是令人毛骨悚然。例如，俄羅斯宣稱烏克蘭是小俄羅斯 (謝國斌，2015)，是俄羅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領土 (壹蘋新聞網，2024/2/2)；而中國則宣稱台灣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領土，並且試圖以共同祖先血緣論形塑命定

的概念。

回到波蘭，歷史上的波蘭有光榮也有悲痛。一次大戰期間波蘭準備復國之時，波蘭的民族主義其實分成兩派，分別由畢蘇斯基和德莫夫斯基（Roman Stanisław Dmowski, 1864-1939）兩人領導。畢蘇斯基醉心於恢復波立聯邦的版圖，甚至夢想建立介於波羅的海、黑海、以及亞得里亞海之間的海間聯盟（Intermarium），重建多元族群的波蘭。波蘭於 1918 年復國，建立第二共和，當時的波蘭族群組成與今日大不同，其中有三分之一人口並非波蘭人，而是包含猶太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立陶宛人等其他民族成員，因此基於務實考量，畢蘇斯基放棄民族同化政策（national assimilation），而採取國家化政策（state assimilation），並且採取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在文化上尊重其他族群的存在，只求在政治上效忠波蘭即可（Zimmerman, 2004: 166），畢竟這也是舊時波立聯邦的族群樣態。

畢蘇斯基在外交方面著力頗深，周旋於英、法、美、俄羅斯、德國、奧匈之間。前三者非波蘭故土的當事者，但基於國際局勢的權力平衡，自然無法苟同此方案。至於後三者則屬瓜分波蘭故土的當事者，一次大戰期間俄羅斯與德奧又屬敵對陣營，畢蘇斯基在不同時期押寶於不同陣營（洪茂雄，2022；Zimmerman, 2023）。1918 年波蘭復國，從戰敗國德國與奧匈取回大部分失土，但與戰勝國俄羅斯（其後蘇聯）則持續有領土爭議，歷經戰爭後才確定領土。整體而言，在畢蘇斯基眼中，俄羅斯為波蘭的主要敵人，一方面因為他的家鄉曾淪為俄羅斯領土，自己親身體驗過俄國的殖民統治，也因為反對運動曾經被捕入獄。此外，站在民族大業上，俄羅斯從波蘭瓜分走最多的土地（Zimmerman, 2023）。

然而，德莫夫斯基則主張較為偏狹的波蘭民族主義，可視為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反對多元族群的波蘭，也有反猶太傾向（Zubrzycki, 2002: 290；Modras, 2004）。他認為波立聯邦的衰亡與非單一波蘭族群文化與認同有關，因此主張復國後理想國家是單一民族的波蘭，而少數族群則需要波蘭化，或者離開波蘭；至於立陶宛、烏克蘭等地因波蘭族群較少，也無須重新納入波蘭領土（Modras, 2004）。

其實，第二共和時期的波蘭，雖然畢蘇斯基與德莫夫斯基對國家定位有

所不同，但是當時的波蘭人其實有著共同的民族主義基調：一方面因復國而充滿了民族復興之情，另一方面則對於非波蘭族的「他者」有所怨懟，藉由與敵人的對抗來凝聚內部團結，而此情緒可見諸當時的波蘭文學。例如，Wierzejska (2021) 以波蘭文學中對利沃夫保衛戰 (the Defense of Lviv, 1918) 的描述為例，探討了國族打造與建國之間的相互交織。她指出，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利沃夫保衛戰被波蘭文化塑造成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並被用來強化波蘭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具體作法有二：(1) 建構共同敵人：波蘭文學將參與保衛戰的波蘭人描繪成團結一致的群體，同時將烏克蘭人、猶太人、奧地利人和德國人塑造成波蘭的敵人和外來者。這種對「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劃分，有助於凝聚波蘭的民族認同，強化「波蘭性」。(2) 英雄化和犧牲：波蘭文學將利沃夫保衛戰中的波蘭戰士塑造成為國犧牲的英雄。這些英雄事蹟被用來灌輸愛國主義，並強化波蘭人對國家和領土的忠誠。(3) 團結與統一：波蘭文學強調所有波蘭人，不分年齡、性別、社會地位或政治立場，都團結一致地參與了利沃夫保衛戰。這種對團結的強調，有助於克服波蘭社會內部的分歧，並強化對一個統一的波蘭國家的認同。不過，此等民族主義基調也帶來負面的影響：其一是加劇族群間的緊張關係，將其他族群塑造成敵人，惡化了波蘭族與烏克蘭人、猶太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並為日後發生的衝突埋下伏筆。其二是掩蓋歷史真相：為了強化民族建構和國家建構的論述，一些歷史事件，例如波蘭族對猶太人的暴力行為，被刻意掩蓋或淡化 (Wierzejska, 2021)。

當代波蘭的領土建基於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無論在人口、宗教、語言、領土等層面都與歷史上的波蘭迥異。基於列強的角力，波蘭東部大片領土落入蘇聯之手，並從德國獲得部分領土的補償，整體而言與戰前第二共和時期縮水約兩成。冷戰時期的波蘭屬共黨國家，為蘇聯的附庸，在兩極體系下幾無民族主義論述的空間。然而 1989 年民主化之後的波蘭，除了必須在蘇聯 (俄羅斯) / 歐洲、西方 / 東方、天主教 / 世俗、波蘭民族 / 多元族群做抉擇之外 (Zubrzycki, 2002)，更需在歷史波蘭 / 現狀波蘭等做出明確的宣示。在領土方面，波蘭務實地接受了現狀。以西部疆界而言，統一的德國率先接受了現狀，主動放棄向波蘭索討二戰後的失土，波蘭沒有理由不接受。

至於東部疆界，扮演友善鄰居的波蘭自然不能激起鄰國的恐懼，而在與俄羅斯的戰略角力下，維持東部的疆界現況，讓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成為友善的鄰國，然後成為與強鄰俄羅斯之間的緩衝也是自明之理，因此理性抉擇下的波蘭也選擇了接受現狀（Fedorowicz, 2008; Snyder, 2023）。

其實，1970年代的波蘭已經預測到未來蘇聯可能解體。當時的波蘭政治菁英早已考慮蘇聯解體後波蘭該如何打造自己的國家，又該如何與周邊的國家互動，在恢復歷史光榮與維持現狀的天秤上，當時的政治精英已經決定維持現狀，並積極與周邊的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和解，避免激發起波蘭民族主義，因為波蘭民族主義在這些周邊鄰國眼中即是帝國主義。而且維持住這些周邊鄰國友好之關係，使其成長茁壯，不但有道德制高點，也可以使其成為俄羅斯的緩衝國，不必直接面臨俄羅斯的威脅（Snyder, 2023: 357）。因此，波蘭必須把周邊鄰國視為平等民族，而波立聯邦的光榮歷史反而是波蘭要戒慎恐懼的（Snyder, 2023: 358）。

蘇聯解體之後，波蘭有迫切的三大目標（Snyder, 2023: 406）：首先是加入歐盟與北約，成為歐洲國家。波蘭分別於1999年加入北約，並於2004年成為歐盟會員國，被視為「重返歐洲」(Return to Europe) (Dabrowski, 2014)。其次，與東邊國家交好，努力放下過去的歷史恩怨，守護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國的存續，作為與俄羅斯之間的緩衝國。因此2022年至今的烏俄戰爭期間，波蘭站在力挺烏克蘭的立場，並收容了大量的烏克蘭難民。其三，戮力保護他國境內波蘭裔，同時也採取「歐洲標準」承諾保護境內少數族群，畢竟這是成為歐盟成員國的必備條件。

總的來說，當代的波蘭選擇了接受現狀，並且把曾經亡國之痛列為必須記取的教訓，以「波蘭永不滅亡」(Poland Is Not Yet Lost, *Dąbrowski's Mazurka*) 為國歌¹²。波蘭1997年憲法第28條明文規定：「波蘭共和國的國歌為波蘭

¹² 「波蘭永不滅亡」原名為「駐義大利波蘭軍團頌歌」(Anthem of the Polish Legions in Italy)，原創於1797年，也就是波蘭亡國之後的兩年。作者是維比茨基（Józef Rufin Wybicki, 1747-1822），靈感來自於當時於義大利的波蘭軍團，在東布羅夫斯基（Jan Henryk Dąbrowski, 1755-1818）的領導下，回國解放波蘭的歷史事件。此曲於1926年被選定為波蘭國歌，並定名為「波蘭永不滅亡」，用意在於記取亡國之痛（Wikipedia, 2024）。

永不滅亡」(“Dąbrowski’s Mazurka” shall be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曾經亡國是波蘭人的至痛，因此「永不滅亡」¹³是國族打造的基本目標。然而，永不滅亡之外，「歷史光榮」何嘗不是人類喜歡的東西。今日波蘭基於敦親睦鄰，必須謹慎看待波立聯邦的光榮歷史，甚至必須忘記第二共和時期版圖，就如同當代的日本、德國等也不宜緬懷過去榮光一般，否則會成為令鄰人畏懼的中國與俄羅斯。即使如此，從畢蘇斯基的歷史地位來看，他被波蘭人尊稱為國父、民族英雄，許多道路也都以他來命名，畢蘇斯基最大的功勞在於它讓波蘭復國，但他最大的理念卻在於恢復波蘭的歷史光榮，甚至建立海間聯邦。

肆、當代波蘭國族打造議題：西方與東方的拉扯

今日波蘭是一個族群同質性極高的國家，波蘭人在維持領土現狀上也有高度的共識。然而，波蘭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波蘭人是誰？除了前述的「重返歷史光榮 vs. 接受現狀」之外，波蘭在國族打造上還面臨了「西方 vs. 東方」拉扯的議題，具體呈現在文化精神層面與外交政策上。

西方/東方的分野有全球的格局，不但被視為全球文明衝突的裂隙 (Huntington, 1993)，該分歧也存在歐洲內部。在歐洲人的觀點裡，西方與東方之分除了地理位置不同之外，也代表了文化的差異，甚至隱含了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的分野。西方被認為進步、科學、理性，而東方則常被視為落後、野蠻、神秘、不理性 (Zubrzycki, 2002)。甚至在 19 世紀科學主義、民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帝國主義崛起的年代，由進步的西方統治落後的東方被視為理所當然，更是物競天擇的基本原理 (Wagner, 2023: 197)，此等論述後來甚至被希特勒拿來做為種族清洗的藉口¹⁴。美國歷史學家 Hans Kohn (1891-1971) 把歐洲民族主義分成西方/東方兩類型，認為西方的是理

¹³ 「波蘭永不滅亡」的概念可與「中華民國萬萬歲」相比擬。

¹⁴ 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概念被一些人應用於人類社會，導致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興起。這種思想認為，社會進步是通過競爭和自然選擇來實現的，並被用來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辯護 (Wagner, 2023: 197)。

性、進步、好的、同化主義，而東方則是情感的、不理性的，且是災難性的（Zubrzycki, 2002）。

基督教與羅馬帝國為歐洲文明兩大基石，前者主宰了精神生活，而後者則曾經主導了歐洲的政治生活。基督教文明的傳播從南歐、西歐，一路傳到北歐與東歐，而羅馬帝國從西羅馬（第一羅馬），到東羅馬（第二羅馬），之後更有所謂的神聖羅馬或第三羅馬。也就是說，羅馬帝國衰亡後，後起之秀紛紛以羅馬繼承人自居，並且以接受基督教洗禮來象徵從野蠻走向文明。從宗教與政治勢力來看，波蘭剛好成為分野西歐與東歐的邊界地帶，擺盪在西歐與東歐之間。

歷史的波蘭未曾受羅馬帝國統治，但緊鄰神聖羅馬帝國，也與自稱第三羅馬的俄羅斯互動密切。由於波立聯邦的強盛過往，波蘭人不須以羅馬繼承者自居，但卻於 966 年基督教化，接受了羅馬天主教以及拉丁字母。而這種西/東、好/壞/、文明/野蠻之分野也存在波蘭內部，波蘭人不認為自己位於東方，因此當然不屬東歐，他們認為真正的「東方」是從波蘭東部邊界起算，波蘭以東的烏克蘭¹⁵、俄羅斯才是野蠻的，而波蘭則屬文明之地（Zubrzycki, 2002: 282）。簡言之，從波蘭的歷史來看，波立聯邦的強盛時期讓波蘭可以周旋於西邊的神聖羅馬帝國與東邊的俄羅斯之間，當時的波蘭儼然成為歐洲的中原。

歷史上的波蘭與周邊國家互動密切，全盛時期與立陶宛共組聯邦，版圖擴及今日的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並與俄羅斯形成競爭的態勢，成為當時的歐洲強權。然而，18 世紀之後逐漸衰弱，在與普魯士、奧匈、俄羅斯的競爭過程當中落居下風，甚至面臨瓜分亡國的命運，從此以後擺脫不了東西兩強的勢力。即使 1918 年復國建立第二共和，但旋即於二次大戰又遭德俄兩國瓜分滅國，二戰之後雖然再度復國，但成為蘇聯附庸喪失自主性。

¹⁵ 甚至有人認為烏克蘭才是歐洲文明的邊境之地，因為烏克蘭一詞的字面意義是「在邊緣」（on the edge）的意思（Birch, 2000: 1018），長久以來它就是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邊境之地（謝國斌，2015）。至於更遙遠的俄羅斯則在基督教化之後也被納入所謂歐洲文明之列，後來甚至自稱第三羅馬，自許為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在 1453 年東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更以東正教守護者自居。

民主化的波蘭非常小心謹慎處理涉外關係，從 1989 一直到 2004 年加入歐盟期間，其在西方與東方的天平裡採取的是「雙軌外交政策」(two-track policy)，試圖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尋求平衡 (Fedorowicz, 2008)。對東政策上，努力擺脫蘇聯(俄羅斯)控制，但也避免得罪東邊大國；對於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等鄰國，重點則在對於歷史恩怨之和解與放下。對西政策方面，第一要務是與德國和解，再來則是加入北約與歐盟，並「重返歐洲」(Fedorowicz, 2008; Snyder, 2023)。

值得注意的是，重返歐洲不代表就是全面倒向西歐，更像是在精神上宣告重返文明，畢竟在西方與東方的天秤裡，歷史上的波蘭曾經是歐洲強權，以歐洲中原自居。只是後來不幸被左右/西東兩大強權所瓜分，二戰之後更長期被東邊強權所宰制。因此，脫離蘇聯/俄羅斯控制後之重返歐洲可視為短期的戰術策略，目的在宣示「波蘭不是蘇聯/俄羅斯的附庸」，並藉由加入北約與歐盟來達成目標。然而，加入北約與歐盟並不意味著波蘭自視為西歐國家，更非在外交政策上全面倒向西歐。

今日波蘭比較確定的外交方針是與周邊國家維持邊界現狀，與左右鄰居和解、放下歷史恩怨，與俄羅斯保持友善警戒的關係。比較有爭議的是與歐洲的關係，即使現狀是北約與歐盟成員，但是波蘭內部也出現疑歐派 (Euro-scepticism) 與親歐派 (Pro-Europeanism) 的對立 (Riishøj, 2010)。由於歷史上被東西兩強瓜分侵略，波蘭人普遍不喜歡俄羅斯與德國，尤其年紀大的長者。若要挑一個最討厭的國家，俄羅斯可能占首位，畢竟蘇聯/俄羅斯侵占波蘭的歷史記憶更近更鮮明，而所侵占的領土也更多。以世代而言，今日波蘭的年輕人對於德國與歐盟有較大的好感，畢竟他們並未切身遭遇德國入侵之痛，而在實務上也享受到德國在經濟發展上對波蘭帶來的利益，使得他們相信今日德國與納粹德國並不相同 (Tapon, 2022)。然而，對於老一輩的波蘭人而言，對西鄰德國的仇恨與恐懼仍是內心揮之不去的陰影，這也是波蘭內部疑歐論的根源，擔心波蘭因歐盟而喪失自主性。換言之，波蘭要脫離俄羅斯就必須走向歐洲，要走向歐洲則必先經過德國，但波蘭人對德國的仇恨與恐懼強化了波蘭的疑歐論，也促使疑歐派者寧可與歐盟保持適度的距離，但透過北約來與更遙遠的美國交好，尋求美國的

支持來抗俄 (Riishøj, 2010)。

當今波蘭是多黨制國家，但由兩大黨主導波蘭政局走向，分別是法律與正義黨 (Law and Justice/*Prawo i Sprawiedliwość*，簡稱 PiS) 與公民綱領黨 (Civic Platform/*Platforma Obywatelska*，簡稱 PO)。PiS 黨對歐盟的態度為保守主義與疑歐主義¹⁶，對歐盟與歐洲一體化有所批評，尋求保有波蘭的主體性，傾向族群性民族主義。而 PO 黨則有較堅定的親歐盟立場，主張波蘭為歐洲的成員，傾向公民民族主義。

PiS 於 2015 年贏得政權，反對當年的歐盟難民安置計畫，將歐洲視為干預波蘭內政的「他者」，此等民族主義與疑歐立場，不僅影響了波蘭的移民政策，也影響了波蘭與歐盟的關係 (Caballero-Vélez, 2023)。此外，PiS 政府也於 2015 年推動「保守身份認同計畫」(Conservative Identity Project)，強調波蘭的傳統價值觀和族群民族主義，認為歐洲認同是外來的、不屬於波蘭的，「歐洲性」(European-ness) 與波蘭民族性是相互衝突的概念，將西歐定位為「他者」，認為波蘭應該擺脫西歐的「支配」，重新恢復波蘭的自主權。這種重新詮釋波蘭歷史的企圖，不僅在波蘭國內引發了深刻的衝突和辯論，也影響了波蘭與其他國家，特別是德國的關係。波蘭保守派政府的政策加劇波蘭與歐盟和德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也被認為可能將波蘭推向孤立和民族主義的道路 (O'Neal, 2017)。

PiS 雖然於 2023 年失去政府組閣的機會，但至今仍是波蘭最大政黨。其完整的族群民族主義立場如下 (Caballero-Vélez, 2023: 78)：(1) 天主教信仰：將天主教視為波蘭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並認為真正的波蘭人必須是天主教徒。(2) 傳統家庭價值：強調傳統家庭價值觀，並將其視為波蘭民族認同的基石。(3) 斯拉夫根源：強調波蘭的斯拉夫根源，並將其與其他斯拉夫國家，特別是烏克蘭，建立聯繫。(4) 反對歐盟：將歐盟視為對波蘭主權的威脅，並認為歐盟試圖將其價值觀強加於波蘭 (O'Neal, 2017)。

¹⁶ 不過 PiS 的所謂疑歐也被視為僅是軟性的，立場上只是反對歐盟部分機構和政策，原則上他們還是支持留在歐盟，惟希望歐盟能有所改革，也希望波蘭能有更多主體性 (Riishøj, 2010; Caballero-Vélez, 2023)。

伍、結語：波蘭國族打造的現況與挑戰

歷史學家史奈德 (Timothy Snyder, 2023) 曾言：「現代各個民族的概念，誕生於與過往敵人的密切互動」。當代波蘭的國族打造與民族主義也可以驗證這句話，並具體呈現在 1997 年的波蘭憲法裡。首先，波蘭是一個民主的民族國家，因此憲法第 27 條規定：「波蘭語是波蘭共和國的官方語言。該規定不得損害源自批准的國際協議中的少數民族的權利。」其次，波蘭有悠久的歷史與斯拉夫傳統，也曾經遭遇亡國之痛，因此於憲法 28 條闡明：「波蘭共和國的國徽為紅色盾面上繪有一隻戴皇冠的白鷹的圖像¹⁷……波蘭共和國的國歌為波蘭永不滅亡」。

其三，納粹德國與共黨蘇聯對波蘭所造成的傷害，讓波蘭於憲法第 13 條明文規定：

政黨和其他組織以集權方式和以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活動模式作為其綱領基礎的，政黨和其他組織的綱領或者活動以煽動種族或民族仇恨為目標，運用暴力獲取權力或影響國家政策的，政黨和其他組織的結構和成員資格對外保密的，將予以禁止。

而二次大戰期間殘酷的族群衝突，也讓波蘭於憲法裡特別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憲法第 35 條規定：「波蘭共和國保證少數民族或少數族群的波蘭公民享有保持和發展其自身語言，保持風俗和傳統，以及發展其自身文化的自由。」

其四、波蘭是一個事實上的天主教國家，相關精神可見諸憲法條文與最大政黨黨綱。除了歷史、語言、文化、民族之外，宗教在國族打造上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謝國斌, 2024)。波蘭從西元 10 世紀基督教化以來，一

¹⁷ 波蘭的國徽的白鷹圖像源自於波蘭的歷史傳說，傳說古時候有 Lech, Czech, Rus 三兄弟，Czech 往南發展成為捷克人的祖先，Rus 往東發展成為烏克蘭、白俄羅斯、俄羅斯等東斯拉夫民族的祖先，而 Lech 則被一隻白鷹引導往被移動，北鄰海洋、東有肥沃土地、往西有濃密的森林，南有山脈，Lech 視為理想居住之地，後來成了波蘭人的祖先。(Dabrowski, 2014)

直都以天主教為主要信仰¹⁸。在 19 世紀波蘭遭受瓜分亡國之際，天主教更扮演波蘭認同的核心角色，對東對抗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對西則對抗以基督新教為主體的德國，天主教信仰成為當時團結波蘭人民的重要力量。此外，面對外來勢力的壓迫，天主教會也成為了波蘭人民抵抗的中心；教會在維護波蘭文化和語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為波蘭人民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¹⁹（Wagner, 2023）。

在世俗化普遍的今日歐洲，仍有超過八成的波蘭人信奉天主教。而波蘭的主要政黨公平與正義黨也把天主教信仰納入黨綱，堅定認為波蘭應該是一個天主教國家。即使基於宗教信仰自由，波蘭憲法第 53 條揭示：「人人均享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然而憲法第 18 條針對婚姻的定義，與天主教教義一致，規定：「婚姻是男性和女性的結合，婚姻與家庭、母親身分和父母身分均受波蘭共和國的保護和照顧。」換言之，同婚在波蘭是不合憲的。另外，1978 年來自波蘭的若望保祿二世獲選為天主教教宗，成為第一位入主梵蒂岡的波蘭教宗，這不僅鼓舞了波蘭人的民族自信心，也為後來團結工聯的崛起注入力量（洪茂雄，2022），教宗成為波蘭人的民族驕傲，更有助於強化了波蘭人對天主教的信仰（Tapon, 2022: 229）。

最後，「誰是波蘭人？」大概是今日波蘭也必須面臨的議題。民族上的波蘭人（Poles）不等同於國籍上的波蘭人（Polish），這也是族群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爭辯的重點。在歐洲，此二分法源自於法國的民族主義與德國的浪漫主義。法國的民族主義強調的是社會契約與自由選擇，當人們接受了國家的法規制度即可成為國家的公民，認為民族的概念是建構出來的，此即為公民民族主義。換言之，公民民族主義是一種情境論/建構論/屬地主義，如同法國學者雷南（Ernest Renan, 1823-1892）的論點，民族是日常的公民投票，人們合則形成同一民族，不合則一拍兩散，無須受血緣或文

¹⁸ 波立聯邦時期由於民族的多樣性，因此也有不少東正教徒和猶太人。

¹⁹ 不過，在 19 世紀的歐洲，隨著達爾文主義的興起，波蘭社會也出現了挑戰宗教信仰勢力。雖然天主教在波蘭民族認同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它與世俗民族主義之間也存在著緊張關係，一些世俗民族主義者認為教會過於保守，站在貴族的立場、阻礙了波蘭社會的進步（Wagner, 2023）。

化因素羈絆。在歷史上，由於拿破崙與法國帝國主義的關係，使得當時的法國必須採取此論述來統合不同的族群 (Zubrzycki, 2002)，而波蘭的畢蘇斯基顯然也採取此派論點，以統合第二共和時期的不同族群。

相對而言，德國的浪漫主義即是一種族群民族主義，強調原生血緣與文化的形塑，認為民族的概念是天生的，是血緣的群體，不是可以自由選擇的，因此歸化成德國公民的人也不一定能順利成為德國民族。換言之，族群民族主義是一種原生論/血緣論/血統主義，德國在尚未統一之前日耳曼民族分散各邦，因此藉由文化血緣論的力量來統合日耳曼民族 (Zubrzycki, 2002)。在波蘭歷史上，德莫夫斯基主張的即是族群民族主義，將波蘭民族定義在文化與血緣上偏狹的波蘭人，而排除其他族群的人。其實，不管是公民民族主義或族群民族主義，都是被拿來當成知識權力的工具，用以定位國家與凝聚內部團結，波蘭人該如何抉擇與取捨，或許只能交由歷史發展。

曾經光榮與卑屈交織的波蘭，一方面不適合過度緬懷政治上的歷史光榮，尤其波立聯邦時期的強盛，因為必須顧及周邊鄰居的情感。然而，面對被列強瓜分甚至亡國的卑屈，除了紀念與吟唱「波蘭永不滅亡」的國歌來宣洩之外，似乎也需要有其他精神支柱來支撐。當代波蘭的民間社會流傳著五大 C 英雄人物，他們或許是波蘭人真正的驕傲，包含：基督 (Christ)、哥白尼 (Copernicus)、蕭邦 (Chopin)、居里夫人 (Curie) 和樞機主教 (Cardinal) (Tapon, 2022: 229)。基督不是波蘭人，但多數波蘭人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第一位入主梵蒂岡的波蘭教宗。哥白尼、居禮夫人都是知名科學家，而蕭邦則是知名音樂家。持平而論，這五 C 都與波蘭有關，或者有波蘭淵源，但是否能成為百分百的「波蘭之光」仍有可議之處。

參考文獻

- 洪茂雄，2022。《波蘭史：譜寫悲壯樂章的民族》。台北市：三民書局。
- 壹蘋新聞網，2024/2/23。〈你要跟我講「自古以來」？這個國家幫普丁上歷史課——次嗆爆俄羅斯、中國〉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vXBw03Q>) (2024/9/1)。
- 謝國斌，2013。《族群關係與多元文化政治》。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謝國斌，2015。〈烏克蘭的族群政治〉《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1卷3期，頁129-53。
- 謝國斌，2023。〈柬埔寨的族群政治〉《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9卷2期，頁63-92。
- 謝國斌，2024。〈多族群國家的國族打造——以東南亞國家為例〉《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卷2期，頁1-43。
- Birch, Sarah. 2000. "Interpreting the Regional Effect in Ukraine Politic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2, No. 6, pp. 1017-41.
- Caballero-Vélez, Diego. 2023. "Poland: Nation-building, Populism, and Ethnicity," in *Contesting Migration Crises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pp.73-89.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 CIA. 2024a. "Poland."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poland/>) (2024/9/10)
- CIA. 2024b. "Countries."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 (2024/9/12)
-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1997*
(<https://www.sejm.gov.pl/prawo/konst/angielski/kon1.htm>) (2024/10/12)
- Dabrowski, Patrice. 2014. *Poland: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1992*
(<https://rm.coe.int/1680695175>) (2024/9/12)
- Fedorowicz, Krzysztof. 2008.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in Polish Eastern Policy, 1989-2004," in Kanet E. Roger, ed. *Identities, Nations and Politics after Communism*, pp. 131-45. New York: Routledge.
- Gospodarczyk, Marta. 2024. "Polish Peasant in Poland: Peasants in the Narratives of Polish Nation-Building," in Marta Bucholc, ed. *Established-Outsiders Relations in Poland*, pp. 83-108.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pp. 22-49.
- Keegan, John, ed. 2006. *Collins Atlas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 Kershaw, Ian (林華譯), 2023。《地獄之行：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卷一) 1914-1949》(*To Hell and Back: Europe, 1914-1949*)。新北市：八旗文化。
- Lie, John. 2006.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Contemporary Japan," in Susan J. Henders, ed. *Democratization and Identity: Regimes and Ethnicit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pp. 117-32 Lanham: Lexington Books.
- Lijphart, Arend (陳坤森譯), 1993。《當代民主類型與政治：二十一個國家多數模型與共識模型政府》(*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台北：桂冠圖書。
- Modras, Ronald. 2004.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Antisemitism Poland, 1933-1939*. New York: Routledge.
- O'Neal, Molly. 2017. "The European 'Other' in Poland's Conservative Identity Project."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2, No.1, pp. 28-45.
- Pogonowski, Iwo. 1987. *Poland: A Historical Atlas*.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 Riishøj, Søren. 2010. "Europeanization and Euroscepticism: Experiences from Poland and the Czech Republic." *Political Science Publications*, No. 25, pp. 1-60.
- Snyder, Timothy (盧靜、廖珮杏、劉維人譯), 2023。《民族重建》(*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新北市：衛城出版。
- Tapon, Francis (賴堯暉譯), 2022。《野生的東歐(上)》(*The Hidden Europe: What Eastern European Can Teach Us*)。新北市：八旗文化。
- Tilles, Daniel. 2024. "Law to Recognise Silesian as Regional Language in Poland Approved by Parliament." *Note From Poland*, April 26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24/04/26/law-to-recognise-silesian-as-regional-language-in-poland-approved-by-parliament/>) (2024/9/19)
- Treaty Office. n.d. "Reservations and Declarations for Treaty No.148 -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ETS No. 148)." (<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list?module=declarations-by-treaty&numSte=148&codeNature=10&codePays=POL>) (2024/9/12)
- Wagner, Michał J. 2023. "Between Darwin and Religion: Nation-building and the

Future of Poland,” in Jaime Navarro and Kostas Tampakis, eds. *Science,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Local Perceptions and Global Historiographies*, pp. 186-206. New York: Routledge.

Wierzejska, Jagoda. 2021. “State-Building and Nation-Building: Dimensions of the Myth of the Defense of Lviv in the Polish Literary Canon, 1918-1939,” in Aistė Kučinskienė, Viktorija Šeina, and Brigita Speičytė, eds.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as Nation-Building in Central Europe and the Baltics: 19th to Early 20th Century*, pp. 118-34. Leiden: Brill.

Wikipedia. 2024. “Poland Is Not Yet Los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and_Is_Not_Yet_Lost) (2024/10/19)

Zimmerman, Joshua D. 2004. *Poles, Jew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ty: The Bund and the Polish Socialist Party in Late Tsarist Russia, 1892-191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Zimmerman, Joshua D. (羅亞琪譯), 2023。《波蘭國父畢蘇斯基》(*Jozef Pilsudski: Founding Father of Modern Poland*)。新北市：八旗文化。

Zubrzycki, Genevieve. 2002. “The Classical Opposition Between Civic and Ethnic Nationalism.”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 pp. 275-95.

Nation-Building in Poland

Kuo-Pin Hsieh

*Adjunc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nlin,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in contemporary Poland, focusing on how Poland addresses its complex history, geo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begins by analyzing the question, “Who is Poles?”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Polish identity throughout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choice between ethnic nationalism and civic nationalism. The article then explores how Poland balances its historical glory with maintaining its present status, while seeking reconcili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actively joining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ATO. The article further analyzes Poland’s unique identity, located at the crossroad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and how Poles perceive their cultural belonging. Finally, it discusses Poland’s foreign relations, particularly its reconciliation with Germany and its stance towar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contemporary Poland’s nation-building is the result of balanc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geopolitics, and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Poland has chosen to accept the current status quo, striving to become a democratic nation-state and integrate into Europe, while also facing challenges related to historical memory,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and its role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Keywords: Poland, nation building, nationalism, European integration